

奶茶、烈酒和古歌

阿尼苏(蒙古族)

晨曦微露,额吉在煮沸的青砖茶水里依次放入食盐、牛奶、黄油和炒米。它们组合在一起变成了奶茶,而不是其他。就好像奶茶是天然饮品,本该如此,人们忽略了它的制作过程。西日嘎村,每家每户的一天,从喝一碗奶茶开始。不知是谁,第一个脱口而出:“只要早晨喝了奶茶,一整天干啥都有劲儿!”后来,这句话广泛流传,像是道出了天机。

我喝完奶茶,挎上书包,准备上学时,额吉吻着我汗津津的额头说:“米尼呼(我的儿子),好好学习。”我在额吉温柔的目光中跑去学校,心里渴望着青草、蓝天、河流和山峦。我的身体里涌动着一股用不完的力气,我想漫山遍野地奔跑,去发现、探索一个个隐秘的角落。那是我梦幻般的童年。

我慢慢长大。我总是找不到幼稚与成熟的界限在哪里。在额吉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我无数次出门,无数次回家。额吉无数次亲吻我的额头,无数次为我熬奶茶。在某个清晨,我疲惫不堪地回家,心里充满委屈。额吉闻声醒来,开始熬奶茶。在扬沸的过程中,额吉的手在微微颤抖。我发现,额吉昨日干活儿还很麻利,此刻突然老了,而我一直还在被她照顾着。很快,奶茶的醇香弥漫开来,我的委屈随即消散了。

西日嘎草原上的汉子都喜欢喝烈酒,阿爸是其中一个。阿扎(哥哥)领着我给阿爸打酒,阿扎骑自行车,我抱着塑料桶坐在后座上。阿扎不去村中心的供销社,非要去十里外的酒厂。往西走的路上,阿扎说:“从酒厂打酒是一个味儿,从供销社打酒是另一个味儿。”阿扎说话的样子跟阿爸一模一样。走进酒厂,我闻到浓烈刺鼻的酒糟味。我心想,阿爸为什么爱喝这么难闻的酒呢?而且还常用“甘甜”来形容这苦涩的味道。60多度的烈酒在我怀里晃荡着,原野上起伏的山峦,载着我淡淡的忧愁。

那一年,阿爸喝完烈酒,倒在炕上,面朝东,额吉默默地干活,我生阿爸的气,不仅倒掉了所有的酒,还把装酒的塑料桶扔出了院子。额吉把塑料桶捡回来,有些愤怒地对我说:“你的阿爸遇到了挫折,让他好好休息一下。”那时,阿扎已经去外地上学。我独自走进村前的白杨林,不知所措地游荡了好长时间。黄昏降临前,我回到家里,阿爸拎着满满一桶水,笑眯眯地看着我。

关于为什么要喝烈酒,阿爸从来没有解释过。西日嘎草原上的汉子们,也没有人解释过。等我也经历过生活的苦辣酸甜后,有了切身的感受。原来,当年的阿爸在用更苦的味道,来冲淡、排解内心的苦闷。原野上的汉子们,在用烈酒抵御酷暑和严寒,更抵御着一个看不见的坎儿。那是人生中必须要越过去的一座座山。他们咬紧牙关,攥住马缰,奔向天边迷离的山峦。

阿爸和额吉不怎么唱歌,但亲戚朋友来到家里,喝了奶茶和烈酒,大人小孩,会唱的不会唱的,无一例外都要唱歌。西日嘎位于科尔沁草原北端,这里的人们爱唱曲调悠长或节奏明快的叙事民歌,《诺恩吉雅》《达那巴拉》《万丽》都是必唱曲目。而我们村的人,更喜欢把自己的故事编进这些曲子里。就算独自放羊的牧人,也会在这广阔的天边,唱出哀婉动人的歌曲,哪怕没有人听。只要唱起歌,额吉的眼里就蕴满泪水,阿爸的酒就不够喝,我会随着歌声遥望那一朵朵变幻莫测的白云。

这种经历让我从小认为,每个人的心事都是可以唱出来的。远嫁他乡的诺恩吉雅,在现实中无法达成的愿望,却能在歌曲里实现。这一首首不同的曲子,就是一个不同人生的记录与传唱。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民歌,只流传于自己的故乡甚至家族当中,外人没有听过,也无从知晓。但它们承载着各自的使命,像血脉一样延续着生命。幽谷里的小草也会在春风里生长。从古至今,民歌在北方草原上传唱不衰,而且永远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它早已是草原的一部分,草原上的河流和山峦,植被和动物,也都能听得懂。不然,青草为什么那样柔软,母畜听到歌声为什么会流泪呢?

如今,我走在故乡的草地上,那股从小在我体内涌动着的力量,再次被唤醒。奶茶的醇香,烈酒的甘甜,民歌的哀婉,无不向我传递着这样的消息——你永远都是故乡的孩子。故乡是额吉的慈祥,是阿爸的慈悲,是世代相传的生生不息的接纳。

奶茶、烈酒和古歌,早已融进草原人的血液与灵魂。朋友,如果你来到草原,不妨大碗喝奶茶,大口喝烈酒,然后放声歌唱吧。这样,你更能理解草原的广阔与细腻、包容与孤独、欢乐与忧愁。



次来,楼房林立、街市向荣的德钦让我觉得这里已经有一个“城”的雏形了。如果德钦县城建在叶枝镇原址上,小男孩离县城的距离会很近,当然,他也有可能去略大于德钦城的维西县城。虽然在迪庆州长大,但我其实是第一次到维西城。山城维西的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都是上坡下坡。

让我们沿着小男孩的人生规划图继续往下看,多年后,在县城读完初中的男孩将前往香格里拉城读高中。再过些年,男孩可能去昆明,或者更大的城市。他会像揣着星星般,将他的“阿尺木刮”带到世界上。我和他或许会在城市的某个十字路口、地铁换乘的扶梯上擦身而过,又投身各自的人海茫茫。

《超过边境,寻找城市》,这是诗人杰克·吉尔伯特的一首诗。借着这个标题,我想说,我们“越过山川,寻找城市”。三江并流地区,村镇似星,城如日月。曾经,人们沿着茶马古道南来北往,在沿途各个重镇上停息。如今,“城市的茶马古道”更加快速地将三江并流这片区域与世界连通。山川盛大如歌舞,城市的发展必然是江河间的新唱词。

今年4月,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昆明举行,我前去昆明大观楼采访云南十六州市报刊亭及文化展览。在迪庆展厅,我遇到了以前红旗小学的校友。我们重逢时聊天的话题,像是在验证一片山川的过往、一个城市的变迁。我们谈到红旗小学的往事,谈到我的父亲是严厉的教导主任,谈到我和我的双胞胎哥哥总是形影不离,谈到我们记忆中的《原野》杂志,谈到高原小城通了动车……

我想,如果能从高空俯视这片山川,当夜幕降临,通明灯火的香格里拉城、德钦城、维西城,一定是这片山川的标识和大地上的闪亮的星。

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一个踩破了的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细肉粗细的丝,和青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城里人很少见过“半干的牛粪”,也极少见过“踩破了的蜂窝”,很难想象干巴菌的模样。干巴菌里横七竖八地插着松毛、草茎和树叶,拣择的时候需要将这些松毛、草茎、树叶抽签子那样一根根、一点点抽出来,淘洗滤水,和青椒一起炒,味道十分独到。干巴菌有“菌王”之称,任何时候,它的市场价格都排在各类野生菌之首。“菌王”其实是味王,干巴菌有松毛的味道,青草的味道,青苔的味道,树叶的味道……

黄皮肤、黑白眼仁的牛眼睛菌,皮肤糙糙的,像暴露在外面的土豆,将其一刀切成两半,年轻的眼睛就像恋爱者的眼睛,白多黑少,藐视着手持菜刀的你;老了的牛眼睛却反过来,黑多白少,很是定神。

鸡腰子菌不大,个头大不过一粒煮熟的白芸豆,皮肤跟牛眼睛很像,却细腻得多,用手轻轻捏掉上面那层薄薄的黄皮就可以生吃了,脆生生的,嚼头极好。如果单从字眼去理解,松露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专门生长在松树的露天底下,其实不然,松露更喜欢生长在橡树(麻栗树)下面。松露像晒黑了荔枝,是唯一不露出地面的菌子,喜欢躲藏在碎石夹土的碱性环境里,寻找极为困难。不过,松露里的二甲硫化物有浓烈的公猪气味,有人牵着母猪去拱松露,一拱一个准,因此松露也叫“猪拱菌”。松露又叫“块菌”,切成块来煮粥、泡酒、炖肉、煲汤,营养价值不输松茸。

干巴菌、鸡脚菌、松茸和松露,都是野生菌中的贵族,捡到就是赚到。雨季菌季,是山里人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每个村口都成为野生菌的交易市场,人们披雨出门,踏泥而归,归来时,背篓里已经装满色彩斑斓的菌子,笑脸比菌盘还要灿烂。人们忙碌着、快乐着,捡够了吃肉喝酒的钱,捡够了送子读书的钱,捡够了讨亲嫁女的钱,也捡够了盖房买车的钱……

身上衣裳口中食,结伴而行的菌子,为山里人解决了许多问题。



闪亮的星

黄立康(纳西族)

小的鸟,会去原野的田地里偷蔓菁和洋芋。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并没有多大变化,少年的容貌模样仍在,只是添了些皱纹与白发。

寒暄几句,热情仍在。他问我:“你到丽江后,听说后来去了文联。”我说:“现在又去到昆明了。”“你没变啊。”“啊,我头发越来越少了。你倒是和小时候一样。”“不啰唆,来,照个相。”临别前他说:“你像是消失了一样。”我愣了几秒。对于曾经有过生命交集的人来说,我不是像一颗忽明忽暗的星?我漂向了哪里?

在“阿尺木刮”的舞队里,有一个小男孩,他尽力迈开步子,跟上欢快的步伐。他会居守在这片山川,做一个非遗传承人,还是去远方,实现更多人生的理想?他的人生如何走,我不得而知,但我可以根据我的人生轨迹,猜测他的未来。世界那么大,应该去看看。

我的人生之路,其实是一条通往城市的道路。我在小县城出生,带着城镇的印

记胡乱长大。但我们又带着一部分的自然属性,红旗小学大院的孩子们,都曾是那片原野上的野孩子。小城陪伴着我们成长,我们见证着小城的变迁。从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再到更名为香格里拉市,从一个只有一条叫“长征路”的主干道、寒冷冬天必须烧火炉的边疆小城,到现在有高速路、动车、有机场、冬天供暖的现代化县城,香格里拉城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好。那个跳舞的傣族小男孩,有一天他可能带着自己的“阿尺木刮”,来到香格里拉城,但在这之前,他必须先回叶枝镇上读小学。比起同乐村,叶枝镇对于他而言是一个更大的世界,他将先抵达这里。

采风队伍离开同乐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维西县城。路上,我听说德钦县城因为存在地质灾害隐患,要搬到叶枝镇另建新城。一个城也能像个迁徙的蜂巢?我第一次到建在山谷里的德钦县城时,它只有一条自上而下的街道,后来几次去梅里雪山路过,每一次县城都有很大变化。这一

“臭名远扬”,扬到了国外。有人拿臭鸡枞炒肉给狗吃了,带着狗去山上闻臭鸡枞,一闻一个准。

松茸喜欢生长在高海拔的冷凉山区,常常躲在厚厚的腐殖土里或青苔下面。在长松茸的地方,会看见腐殖土或青苔隆起毡房一样的拱包,轻轻掀开这些毡房,小毡房里住着单身汉,大毡房里住着和谐的一家子,有爹,有娘,有宝宝。

关于鸡枞菌,人们攒下了很多谚语。比如“五月端午,鸡枞拱土”,意思是说,鸡枞菌是从五月初开始出的;比如“过了七月半,鸡枞可做药”,意思是说,中元节以后,鸡枞菌就越来越少了;再比如“雷在午后响,鸡枞黎明出”,意思是说,鸡枞菌是大炸雷给轰出来的,若是晚上大雨滂沱,雷声轰隆,你就得早早起床,披蓑戴笠,趁着第一波露水奔上山野,像走亲戚、串门子那样去串你的鸡枞塘,说不准半路上就遇见箭簇一般尖戳戳的一大塘鸡枞呢,让你解下蓑衣,兜着走。我们人类有黄、黑、棕、白几种肤色,鸡枞菌同样也有黄、黑、棕、白几种肤色。

鸡枞菌是菌子中结伴而行的模范,你若发现了它,再仔细翻翻,它的近旁还会有一朵、两朵、三四朵……即便是“大独鸡枞”,它也绝对少不了一个“老伴”。那些像幼儿园里的小班、中班和大班的“火把鸡枞”,伙伴就更多了,一出一大片,一出一大塘,一出一大窝。鸡枞菌会两三年甚至十几年住在同一个地方,只要你采挖的时候善待它们,它们就会年年在那里等着你。采挖鸡枞菌,最好不要用锄头和铲子,锄头重,容易振到鸡枞的“大脑”;铲子重,会伤及鸡枞的“心脏”。如果采挖的时候震到鸡枞的“大脑”,伤到鸡枞的“心脏”,鸡枞就会搬家到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小菇戴帽,大盘撑伞,这是人们对菌子的总体印象。不过,凡事都有例外,云南有几种菌子,绝对是菌子中的另类,有的还是菌子中的贵族哪。

干巴菌不戴帽,不撑伞。汪曾祺曾在文章中这样来写干巴菌:“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作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

山野间总会有野蜂巢。蜂巢像是大小不一的蚌壳黏合成的圆柱体,棕灰白三色的环状纹在某种神秘唯美的牵引下无序排布,花纹诡异、色泽魅惑。天工开物,似流动的岩浆,让人那不开眼,又心生眩暈的畏惧。“危险的事固然美丽。”这句张枣的诗写得精妙。当然,暗含危险的蜂巢,也是野蜂们的天空之城。

因参加西部陆海新通道采风创作活动,我第一次去到了位于云南迪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境内的同乐村。“西部陆海新通道”,新通道将带来新的流动和新的气象,这让人期待,而我们此刻行走的山川,也曾有连向世界的古道。滇藏线的茶马古道,曾密布在这片四山夹三江的横断山脉间,南北交通,寒来暑往,靠着一支支瘦弱的马队,运送生命活力的滋养。

同乐村依山而建,因为是山地村落,坡地多而平地较少,房屋建筑较为密集。村寨主体坐落在一个朝南向阳的山坡上,并干式木楞房的设计外形和建筑材料较为统一。村落背靠密林、下临深谷,房屋外形呈“台”字状,依山坡高低错落而建,三角形坡顶和深色墙面交错组合,形成富于层次变化的建筑群体,整体形似一个巨大蜂巢,极具几何美感。

进入“蜂巢”内部,村民为我们跳起傈僳族传统歌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尺木刮”。傈僳语“阿尺木刮”意为“模仿山羊声音和动作的歌舞”,源自劳动和自然。舞蹈热烈奔放、粗犷有力。人们手牵手绕成内外几个圆圈跳着,像聚起一个岛,又像围绕群岛的海浪。时间的洋流周而复始,离散的人总会重逢。

意外的是,在同乐村我遇到了许多年未见的发小。我们在红旗小学大院里长大,会结伴走很远的山路去捞很小的鱼、打很



结伴而行的菌子

王胜华(苗族)

菌子也像人,喜欢结伴而行。新新鲜鲜的雨水落地不久,大地娘胎里的菌子就伸胳膊、展腿子,呼朋唤友,准备结伴而行了。

性子最急的是香蕈。落一两场雨,出一两天太阳,树叶青青,大地寒中带暖,它们就急不可耐地从猪屎子树、板栗树、马桑树和冬瓜树的枯枝败叶上兀自冒出一个一个小脑袋,一冒出来就睁大鼻孔,使劲地呼吸着山间的新鲜空气。若是突然遇到特别辣的太阳,它们就施展祖传的缩骨功,把自己变小,缩成一团,等待下一波雨水。雨水滋润,它们立即复活,嘭嘭地撑开伞盖,拉开菌子结伴而行的序幕。

香蕈刚一落幕,土地爷就用它的手杖咚咚地敲几下地皮,各种菌子就像土地爷饲养在树林草间的鸡、猪、牛、羊,陆陆续续地现身了。

挺着大肚子的牛肝菌,不倒翁似地在树林草丛中晃悠悠。它没有鸡枞菌和老人头菌那么大,也没有虎掌菌那么大,却偏偏落得一个“大菌”的称呼。牛肝菌粗壮的腿脚上穿着网格状的丝袜,怎么看,都像正准备走T台的靓妹,因而牛肝菌又叫“大脚

菇”,罗裙下常萦绕着一群蚊子。山上捡菌子,有蚊子萦绕的地方十有八九就是隐藏着牛肝菌,跟着蚊子去寻找牛肝菌,不失为一种方法。

颜色和形状都跟鸡油菌很像的喇叭菌,就像孩子们组团到现场观看中国队参加世界杯时吹的小喇叭。可吹着吹着,孩子们就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的,喇叭口常常贮满酸溜溜的露水。

低头戴绿帽子的青头菌,破了一点点皮就痛得直冒汗的奶浆菌,青铜风化石一样的铜绿菌,珊瑚一样漂亮的刷把菌,石灰墙一样粉白的背土菌,白中夹黑的炭菌,老虎舌头一样长着倒刺的虎掌菌,一见面就和你翻脸的见手青,满脸皱纹却很小气的皮条菌,青中带紫的老母猪青……它们都是菌子中的矮个子,虽然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都有,却通通只能称为“杂菌”。

松茸也叫“臭鸡枞”,这个名字不是白叫白给的,它名副其实,臭得熏人,如果里面没有那点微量的抗癌物质,谁会吃这么臭的东西?喜欢这种味道的人却说,臭到极点,就是香到极点,可惜云南人懒得叫它“香鸡枞”,偏偏要给它一个“臭”字,让它

文艺报 接地气 重写实 有暖意 社长:魏建刚 主编:杨建 2024年第5期 要目 特稿 路遥访德记事/金波 小说工场 暖色的铜/王哲珠 日子/云岗 白狐/何世平 必有正解/吕艳秀 蓝定/冉江 西部散文 马背上的原乡/金克巴 西域之恋/郭保林 天高云就岭/路军 生命如麦/王善常 企鹅岛思想文化随笔 灵感虚无尘自释/陈学仕 民俗与和谐(上)/吉胜利 邮发代号:52-91 定价:20.00元 邮编:716000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7号楼A557室 电话:0911-7092667 邮箱:yaww1979@vip.163.com

解放軍文藝 2024年第9期要目 中篇小说 仗义兵 陶纯 强军报告 烈日下的无畏守护 武汉湖南总队抗洪救灾纪实 石天聪 袁金涛 “大脚”的山河 叶浅韵 濠江之畔的“一号哨” 江中发 黄泽聪 短篇小说 山坡上来的客 林擒 望云 苏毅 半瓶酒 王刚 韩光小小说三题 韩光 散文 邓跃东散文二题 邓跃东 青海湖是湖还是海 邓跃东 陈剑波 那朵叫母亲的花 朱海明 诗歌 连队生活(组诗) 马克 生死之间的长度(组诗) 许洪清 风过朱日和(组诗) 韩钢 “遵义会议”:那束家乡的强光(组诗) 小语 逐梦深蓝(组诗) 吕克磊 青春在岗位 话务女兵速写 刘芳芳 国内邮发代号:2-247 邮编:10008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28号 每期定价:9.80元 全年定价:117.6元 订阅电话:010-66801180

清明 刘亮程新作小辑 知知的大院子(长篇散文) 刘亮程 访谈:我孤单一人,站在童年 刘亮程 本刊 长篇小说 下一个车站 黑孩 中篇小说 百般纠缠 李浩 好大一棵树 侯波 短篇小说 骑士地图 刘星元 鲨鱼 赵志远 母亲的城堡 戚佳佳 跨界小说 女剑侠聂隐娘 蒋胜男 人间辞 十二月花神 徐迅 带风景的肖像 黄小初 日光帖 张扬 AI与创作 AI如何帮你打磨作品 陈楸帆 主编:赵宏兴.主管、主办: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230001,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7楼 电话:0551-62885559 0551-62884295 邮发代号:26-30 单价:15.00元 统一刊号:ISSN 1005-7943

开卷 风车像一群大鸟(组诗) 李长瑜 诗性智慧:斗折蛇行在有限与无限间 李长瑜近期诗歌论 苗霞 独坐(组诗) 何晓坤 何晓坤的“归来”及其诗歌的新变 臧梓浩 蒋登科 诗潮 太神奇啊(组诗) 车廷高 自书帖(节选)——纪念杨叔山先生 伽蓝 睡在高山之巅的孩子(组诗) 鲁羊 诗人研究 水与火之歌:元素诗学视角下海子、骆一禾诗歌 主体情绪论 王亚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扬子江诗刊编辑部 邮编:210019 电话:025-86486051 国内总发行:南京市邮政局。订阅:1.全国各地邮局(所), 邮发代号:28-270;2.直接汇款至杂志社邮购(单期), 15.00元,全年90.00元;3.进入扬子江诗刊微店购买。单月5日出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542X。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2-1787/I。